

尚書蔡傳正訛

蔡傳正說卷一

閻潛邱尚書疏證黜偽古文正所以尊經也習舉業者見而駭之且其卷帙浩繁亦難強人之必信從也獨其中有正蔡傳之舛說者若干條誠爲九峯功臣但未曾分析讀者艱于檢尋今謹依經文次第摘出以附蔡傳之後或亦爲稽古之一助云

羲和朱子言卽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然金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

法無所統矣。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之，測  
驗於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之監正，監副四子則猶  
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卽四子當其  
分遣遠出，狎有休祥，誰爲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  
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  
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  
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爲載筆哉？其必不然者。按賈公

彥周禮正義序亦云：堯有六官，羲和之子掌四時者，字

曰仲叔，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乃命羲和  
下註

又按陳第季立曰：歷書之作，爰自黃帝而堯命治歷，慎

重其事上言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  
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  
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  
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  
毫髮不爽斯厯元可定矣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  
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厯明時之  
事厯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  
釐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傳于厯象  
日月便謂作厯已成于分命則云此下四節言厯既成  
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

布云者豈以義仲頒春歷義叔頒夏歷和仲和叔頒秋冬歷乎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云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職之以修改乎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然文安以爲使四子考驗已頒之歷爲編次將來之歷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歷一時事也關一不可以爲歷余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

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卽其遺意而盡  
測北極出地若干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  
者分命義仲  
節下註

或問授時厯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  
十八刻夜六十二刻與蔡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何也余曰前人固已  
云矣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  
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厯據燕都而言故  
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蓋以

此日永日短  
二句下註

又按朱子言歲差劉焯取兩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  
然亦未爲精密也余謂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強弱  
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差一度算  
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明鄭善  
夫繼之言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  
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  
之所而後歷法始爲精密

以正仲冬  
下總註

蔡氏書集傳於帝曰咨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  
旣非堯歷亦非宋歷蓋從孔穎達疏採來儘亦明析然  
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歷之精密也余因以二歷之

數補註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期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于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爲一節三十日五時二刻爲兩節所謂氣



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爲朔虛故每歲嘗六箇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于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卽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

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  
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  
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  
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  
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  
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氣盈月與日會  
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爲朔虛合氣  
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  
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  
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

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  
九十六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  
于訂傳之本正義者哉 按蔡傳云月積二十九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當作九通計得日三百  
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百當作三百  
坊本都譌而習者不知 晁說之言以閏月定四時古  
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余考史記堯紀作正漢書歷  
志作定豈衛包亦如晚出書多出漢書故從漢耶期三  
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下註

蔡傳引爾雅曰水北曰汭偏考爾雅并無其文豈宋代

尚存今失之耶抑誤記安國禹貢傳爲爾雅耶

釐降二女子媿

納下註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云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案說文璿美玉也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

宋史天文志亦云璿者珠之屬也

憶穆天子傳天子之珤

璿珠郭璞註璿玉類也余謂此似玉之珠耳觀下稱燭銀可證說文璿珠不圓者想以此疑遂解作珠乎至璿機也亦未安蓋當解曰璿器名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璿穎達疏璿爲轉運衡爲橫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

遺之字蔡傳亦爾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

四字

在瑤璣玉衡下註

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其四罪繫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時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

肇十有二

州下註

蔡傳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從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得來洞庭屬荊州彭蠡屬揚州此說

頗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塚云從史記舜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得來則不是蓋以宋輿地當作今道州寧遠縣有九疑山爲舜所葬云塚舊本不從十至幽州止註北裔之地當引括地志云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今鎮遠軍密雲縣也三苗在荆揚之間下亦當補曰今江州鄂州岳州皆古三

苗地

竄三苗于三危下註

邵文莊寶簡端錄曰周六卿卽虞九官也冢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穀契敷教也宗伯夸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臯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

合頗當但以益作虞爲司空此不過習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云在虞爲虞在周曰虞曰衡並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也

汝作朕  
虞下註

蔡傳又引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龍非稷契臯陶稷契臯陶則舊職而已愚曰舊職也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

汝二十有  
二人下註

又蔡傳引蘇氏曰史記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此亦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實五帝本紀曰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曰夏禹名曰文命云爾唐孔氏

疏人有號諡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諡之名也皆得謂之名命

敷于四海下註

子乘四載季立解曰孔傳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後儒皆從之舟車不可易矣輶史記夏本紀作輶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菴實一物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張守節又詳釋之曰擣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土之物孟張之解既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閩越海濱皆有之泥形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



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滯之法不可以變通轉移彼蓋未至海濱而覩所謂橈特以意度之而已矣樛史記夏本紀作橈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楬實一物也如淳曰楬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氏從之某見吳下僕夫施鐵環于草屨下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顛蹶俗呼爲甲馬亦呼爲脚澀此僕傭所用豈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淳之說舛也韋昭曰楬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舉以行此說頗近之某謂史記作橋橋卽今之輻也某嘗登泰岱與武當絕頂其土人以竹兜子施皮絆于肩遇峻陡則挾之以行上下嶺坂如飛山行

之具必不可易者也豈以禹而廢之夫曰四載如舟車  
乃可以載惟其可載故可以乘若如淳之說置板于泥  
施錐于履板鐵之類既不可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  
謂之乘乎夫禹稱神聖用物有宜水乘舟不病涉也陸  
乘車可致遠也泥乘橇從者曲其足也山乘橋僕者施  
其錐也勞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勞心者存此所  
以地平天成爲世利也

子乘四  
載下註

蔡傳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此用杜氏左傳註據  
寰宇記當作在今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

娶于塗  
山下註

壺口蔡傳云山名漢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陽州吉

鄉縣也陽州當作慈州或曰陽乃隰之訛宋熙寧五年

吉鄉曾隸隰州云及檢舊本良然

既載壺口下註

按困學紀聞謂治梁及岐若從古註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山蔡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予讀至此擊節歎曰朱子之言其殆聖矣乎 後魏於狐岐置

六壁狐蔡傳誤作胡 按呂梁有四一出尸子禹貢之

梁山也一出列子卽孔子所觀者在今徐州東南六十

里一出蔡傳爲今永寧州東北骨脊山殊附會不足信

一出酈道元稱呂梁山巨石崇竦壁立于伊河流激盪

濤湧波襄雷奔雲洩震天動地與所稱河經龍門水勢無異道元曰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富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有餘里種種悉不合安得起酈氏于九原而問之哉 又引酈註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蔡傳誤作震動天地 治梁及岐下註

岳陽蔡傳引山南曰陽卽今岳陽縣地也岳陽縣雖在

霍山之南汾水不經之當改云山南曰陽今趙城縣是其地爲汾水所經

至于岳陽下註

覃懷蔡傳引曾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案鄭注河水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犇分河水懷縣在今懷慶府武陟縣界當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濟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若涑水遠在今保定府涑水縣卽巨馬河或曰恐係譌寫然檢明初劉三吾本仍作涑水出其西 蔡傳引地志多所謬誤漢懷縣今懷州也當云今懷州武涉縣也漢鄴縣今潞州涉縣當云卽今

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又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五里卽東光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元年以前稱也 又引地志清漳水出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北河下北字本作大 按唐孔氏疏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此二條當採入集傳所引班志鄴注止當及東至鄴合清漳不必及東北至阜成入大河句蓋此乃河旣徙之新道非禹故道禹故道若如此則漳斜流入河矣何名橫漳蔡

氏似昧此

真德底續至  
于衛漳下註

又引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也案唐志恒水出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澹水經澹水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澹水又東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卽禹貢之恒衛旣從也所以薛氏謂恒水東流合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最合以澹得兼稱恒故蔡傳引此便足不當復贅以晁氏云云全輿水道不合或曰安知晁氏時不爾然檢元和寰宇二書恒水並闕新輯一統志宛與班氏薛氏說同

其衛水注引薛氏曰衛水東北合溥沱河過信安軍入  
易水東北當作東南不爾便衍北字 大陸蔡傳引孫  
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此係郭璞語非孫炎阿亦作河蔡  
氏自云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頗是但以  
北二字宜衍至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率皆  
穿西山踵趾以行譌不可勝言案寰宇記貝州領縣五  
絕無一山冀州領縣八惟信都有厯山亦小小岡阜耳  
河從此行何嘗有山蔡氏豈能以意造山耶蓋賈讓策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金隄在漢白馬黎陽縣宋河渠  
志禹故瀆尙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則古河從澶相行可



分爲東西若折從貝冀之間過河則分南北矣寧得云  
穿西山踵趾耶且枯澤原自西南而東北厯貝之經城  
冀之南宮信都武邑武邑卽河北過澤水處如何下以  
及二字又下文隋唐云云案漢廣河縣隋仁壽初改曰  
象城大業初改曰大陸唐武德四年復改曰象城天寶  
初改曰昭慶當隋之時無昭慶縣也安得云隋改趙之  
昭慶以爲大陸縣乎舊唐志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  
於古鄆城置陸澤縣新唐志陸澤先天二年析饒陽鹿  
城置安得止云唐割鹿城置陸澤今本一平又按蔡  
傳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解最妙謂杜佑李吉

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于徵諸通典元和志  
異然因思於此平地有澤焉人遂名之大陸澤非大陸  
一片土盡爲澤藪也果盡澤藪水患雖平人可得而耕  
作乎故知大陸在禹貢主地言在爾雅主藪言不得合  
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鉅鹿  
縣北治果爾經文當作北過大陸至于泒水何則枯泒  
渠在貝冀二州今在鉅鹿縣大陸澤之北故經文既是  
北過泒水至于大陸其必不屬枯泒渠可知嘗徧考載  
籍然後知泒水爲濁泒大河導至古鄴縣東迤而東北  
行孔安國傳泒水橫流入河馬貴與云泒水橫流入河

在廣平府西北肥鄉縣界通典禹貢銜漳在廣平郡肥鄉縣界肥鄉去古鄴縣約百五十里漳當由此入非復有入海之事亦非如班志至阜城始入河河先過漳水次至邢趙深之大陸歷歷皆合道元所謂推次言之也又謂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水經注絳水發源屯留下亂章津是與章俱得通稱張守節兩解禹貢並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宋張洎講求汴水云禹貢降水卽濁漳之三說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水經注鬲般列於東北徒駭瀆聯漳絳衛駭河之經流漳絳卽其北過之水也抑思牟鹿自地名非澤名

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漢以此氏其縣大陸澤方爲澤亦與廣河澤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漢不以廣河別氏縣矣故元和志一在鉅鹿縣西北五里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下註

又蔡傳引程氏曰冀州北境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遼濡等水誠哉其中高但此指島夷以皮服來者貢道自由北海入冀之逆河及兗之九河而至帝都無所須遼濡等水何煩

辭費

島夷皮服下註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鹽城縣西南北平郡上有右字兩

漢皆然今云北平郡則下雜晉制矣成亦不從土又曰碣石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審如是當自昌黎縣南黑洋河泛海雖至六七百里無所謂此山則此語尤不足信永平府人實云

夾右碣石入于河下註

又按孔傳爲蔡傳所壓實有勝蔡者如九河旣道孔曰河水分爲九道此在兗州界蓋別于大陸在冀州故又北播爲九河孔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蓋見下逆河屬冀州於兗無涉故界畫分明至此通典以滄州景城郡隸古兗州平州北平郡隸古冀州皆合禹貢之迹滄州東北到平州五百里爲古逆河入海道蔡

氏則謂兗州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果爾則夾右碣石入于河乃入兗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爲繫河于冀之末簡哉豈冀亦無河如荆梁二州也者必取道于豫州雍州之河而後二州末簡始得繫河字耶

濟河惟兗州下註

蔡寧正訛卷一終

蔡傳正訛卷二

桐城 左眉 良與

蔡傳馬頰河引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今按元和志德州安德縣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殆是誤書昌縣南三字耳且德州安德有馬頰河德平有馬頰河滄州樂陵亦有馬頰乃引止及滴河者何與又引寰宇記云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無棣縣樂史并未云有胡蘇河又引鬲津河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況



鬲津河既見德安又見德州將陵而止云樂陵饒安又何也元和志止引于馬頰下若德州安德有鬲津河將陵有鬲津河棣州陽信有鉤盤河槩不之引通典止引于覆鬴下若安德有馬頰河滄州東光有胡蘇河亦不之引且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豈一二縣之所能了哉又蔡氏傳曰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今滄州北乃天津衛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卻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九河既道下註雷夏引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

雷今本頰作頭

雷夏既澤下註

又按濟河之兗州既不可移則此兗州內必不闌入豫徐二州之水胡蔡傳灘沮會同引許慎曰河灘水在宋又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此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意沮水卽睢水又引應劭漢地志注曰睢水出沛國芒縣睢亦東南入于泗此又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明韓邦奇覺其非別爲解曰灘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灘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

是一灘沮也然亦屬憑虛臆度之見而非考古按今之論蓋嘗讀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元和志云灘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云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寰宇記並同更上而溯鄭康成書註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矣且所引地志雖水出沛國芒縣此係應劭注非固本註須分別沛亦不爲國 又按漢芒縣故城在今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逕芒縣之北非出也光武改曰臨睢正合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城在

今濮州東南一百十里澤里數如之酈氏稱其陂東西  
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卽舜所漁處近志謂古雷澤  
應大倍于今然已跨入曹州東北境本夏澤而名雷澤  
者仁和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壘冬至前水吸而入  
如巨雷鳴故曰雷澤此可以正山海經怪物之談矣

又蔡氏此傳引水經汜水東至蒙爲狙獾今本狙獾作

濼水

濼水仍當  
作濼水

字書并無獾字其爲傳寫之譌不待云

若濼之下流入于睢水則不可不極論之睢水在睢陽  
城南汜水在睢陽城北僅可云其相通何則經云汜水  
餘波南入睢陽城中注云汜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

唯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汴水至睢陽與  
睢水相通至後魏其流殆絕灘之下流卽爲獲水上源  
在梁郡蒙縣北東至彭城入于泗豈入睢者乎

濰沮會  
同下註

顧氏肇域記解濰淄其道曰濰水出今莒州箕屋山東  
北流逕箕縣故城西故漢志謂濰水出琅邪郡箕縣東  
北過昌邑縣又東北入于海故漢志謂北至都昌入海  
左傳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濰字與禹貢同而地理  
志字或省水作維琅邪郡朱虛縣箕縣下並作維是也  
或省系作淮靈門縣橫縣折泉縣下並作淮是也篇首  
引禹貢惟留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後人誤

讀淮爲淮沂其乂之淮遂呼此水爲槐河矣某親歷其地始能辨之 又引地志云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本無原山二字二字出水經而蔡氏不稱水經且所引東至博昌縣入沛沛字本不誤誤在孔穎達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漢博昌爲卽宋之壽光縣壽光縣瀕海濟旣東流經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其實漢博昌宋之博興縣漢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嘗問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逕萊蕪谷漢志亦未合東北逕樂安縣東又北入巨淀又北出注馬車瀆合時水

入海以今準宋淄亦入海蔡故云爾乎不知漢時淄入  
沛入沛旋復入海在琅槐縣去今樂安縣五十里也或  
曰淄既入濟則淄亦可浮青之貢道浮于汶當增一淄  
字不然者淄不入濟也予應之曰小水不爲貢道者衆  
矣奚獨于淄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乾則濡軌而已俗  
謂之九乾十八漏此豈可爲貢道者哉 胡胤明篤愛  
蔡傳載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  
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  
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然不  
如改作河下流充冀受之濟下流充青受之淮下流徐

揚受之於青雖近海之下增一句曰惟濟於此入不當  
衆流之衝更確 又按鄭端簡曉言江漢二川源于梁  
委于揚而荊州其所經此說江則得說漢失之漢水自  
陝西白河縣流入經鄖陽府治南歷均州及光化縣之  
北穀城縣之東又東至襄陽府治北折而東南經宜城  
縣之東又南經安陸府治西上除白河下除鍾祥餘並  
禹貢豫州之域以在荆山之北也今改正之曰江所歷  
之州曰梁曰荆曰揚漢所歷之州曰梁曰豫曰荆

雒滸  
其道

下註

萊夷蔡傳引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



萊州之地余因悟齊世家封太公於營邱營邱邊萊萊  
侯與之爭營邱萊人夷也則當在今昌樂縣東南五十  
里營邱城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  
是也至臨淄縣西北二里有營邱城齊獻公所徙班志  
齊郡臨淄縣下自注師尚父所封非也蓋地本臨淄亦  
復謂之營邱者猶晉遷於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于郢  
而仍謂之郢班氏又言臨淄名營邱終屬認爲一地亦  
非獻公先一世胡公都薄姑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南括  
地志云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竊以言  
三都者取徵於此

萊夷作  
牧下註

又按孔疏引地志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于  
乘博昌縣入海海字自譌又地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  
原山西南入濟蔡氏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猶可  
於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不可蓋于欽齊乘謂淄出  
今益都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陽卽原山  
山連巨萊蕪淄川益都三縣境夫旣出東麓謂之之陰  
可乎蔡不過以下文東北字生出陰西南字生出陽不  
知東北西南乃指二水所從入處非發源此增一字輒  
失者也

浮于汶  
下註

蔡傳引地志云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本無艾山

二字二字出水經何不竟引水經又云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地志止言南至下邳入泗此亦出水經

又按蔡傳引曾氏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雲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然考水經注泗水下有沂水果出尼邱山西北曾點所欲浴者沂出北對稷門稷門卽雩門對也非徑也沂水下有三沂水皆別之曰小一出東莞今本誤作莞縣黃孤山西南流逕其縣北西南注于沂一沂水逕臨沂故城東有治今本誤作洛水注之水果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世俗謂此爲小沂水但蔡譌

山爲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于欽作齊乘時猶仍爲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浚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一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其逕城東屈從縣南注于泗者謂之小沂水并前爲四沂水固莫有大于出泰山蓋縣也者

淮沂其  
又下註

蒙羽蔡傳引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今沂州費縣當作今沂州新泰縣至蒙山實在費縣北當云今在沂州費縣新泰二縣之界又引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今海州朐山縣也朐山縣當作懷仁縣然又按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

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此止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合於漢與否此類甚多不然漢祝其城在懷仁縣南四十二里縣所在非山所在也豈得驗曰漢祝其今懷

仁哉

蒙羽其  
藝下註

又蔡傳引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北爲濟是不待云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爲荷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爲濟澗兩不相蒙蔡氏祇緣明澤所聚者大故併入二水不知荷水東南流經昌

邑金鄉縣卽今金鄉縣在鉅野澤之南相去百餘里此

省一字輒失者是也

大野既  
豬下註

蔡傳云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元和志明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  
寰宇記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彭城縣北三十五里  
之赭土山卽出此土較著如此捨之不引而想像言之  
何與正與淮白魚之鮮相及矣又考漢郊祀志平帝時  
於官社後立官稷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始知  
元和志直本此一句則開元制貢亦應爲社用爾茅氏  
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畧並供禮樂之用又曰禹濬畎不

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又曰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合相符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皆當採入集傳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下註

嶧陽引地志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

山山當作陽

嶧陽孤桐下註

蔡傳今下邳有石磬山當作今下邳縣有石磬山

泗濱浮磬

下註

或問王伯厚謂漢志有兩泗水其一濟陰郡乘氏縣注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又一泗水魯國汴縣注西南至方輿入沛沛自沛之譌其說信乎余曰殆王氏考之不

審泗一而已安得復出乘氏乘氏漢縣寰宇記在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班固祇當于卞縣下注曰禹貢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與與荷合又東南至睢陵入淮只此已足或又問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當卞縣之西如何何承天言鉅野湖澤廣大南通

蔡傳誤作導 洙

泗北連清濟此則顧景范所云古人言南可以兼東北可以兼西之例也酈注荷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卽東也更進一層睢陵仍當作淮陰泗入淮在今清河縣東南謂之泗口亦名清口睢陵則今睢寧縣



治耳

達于淮  
泗下註

蔡氏云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  
與因徧考宋史地理志元豐九域志太平寰宇記此三  
州僅吾楚土產淮白魚不聞其入貢也兩志載楚之入  
貢者紵布一疋又上考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  
此三州亦不貢淮白魚惟寰宇記漣水軍土產有淮白  
魚而蔡氏又不引及

淮夷鱓珠  
鮪魚下註

又引地志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東當作西又云合  
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元爲不  
諳本朝制度宋制州必兼郡州而不兼郡者其州小洪

饒二州既皆大當改饒州曰鄱陽方一例蔡氏時豫章

久升爲隆興府更當改豫章作隆興府

彭蠡既  
豬下註

愚考金氏履祥曰三江果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  
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  
辭三江仍宜屬震澤之下流並當採入集傳 又按明  
金藻著三江水學首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引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曰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  
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  
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  
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

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旣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子謂末語似微刺東坡 又按三江旣定爲松江婁江東江矣而此三江言復人人殊茲取明嘉靖中王司業同祖考曰案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出曰蜺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鐸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蜺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大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

南又分爲二一名勦娘江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  
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  
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鐸  
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入海者是也至吳淞  
江入海則今自吳縣西南邈迤而來過崑山東南以達  
嘉定縣界曰吳淞江口甚明未會塞自宋以前未有以  
劉家港爲古婁江以之自朱長文續圖經始茲不取  
按三江之解聚訟其實有三一蔡氏一蘇氏一明歸氏  
蔡氏雖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注實不會指禹貢指禹貢  
者唐陸氏張氏又前晉顧夷夷地記耳惜蔡見不及此

蘇氏雖似安國而南中北各不同前同蔡氏者實惟康成見初學記引鄭氏書注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歸氏從郭璞來今實不知郭所指是何書之三江前同歸氏者宋淳熙中邊實崑山縣志有是說愚嘗反覆叅考蘇歸二說雖自有理畢竟以蔡傳爲定蓋江至荆與漢合流至揚始入海於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蓋雖未入海而勢已奔趨於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勢倘再記于揚州不幾複乎經文恐不若此故知三江

也者震澤下之三江爾 水經注引庾仲初揚都注曰  
今本皆然蔡謫庾爲唐猶曰字畫之近若揚都之與吳  
都則相去遠矣蔡竟未讀晉書庾闡傳乎闡字仲初穎  
川鄱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卽此又明朱謀瑋箋水  
經注濁漳水于林慮山便橋之上卽庾眩墜處也曰庾  
眩未詳案晉書庾袞傳袞字叔褒適林慮山石勒來攻  
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恟與之下  
山中塗目眩替墜崖而卒殆是卽庾袞眩墜處也朱不  
知字有譌闕妄附會以援眩之說亦由未讀晉書乎

江

既入  
下註

蔡傳引地志震澤在會稽郡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本無  
南五十里四字止當云地志在吳縣西今蘇州吳縣西  
南四十五里是

震澤底  
定下註

篠蕩引郭璞曰竹闊節曰蕩此係孫炎語非郭璞請觀  
注疏又安國傳篠竹箭蕩大竹此從尔疋來爾雅釋草  
云篠箭邗曷疏會稽之竹箭是也言竹之小者可以爲  
箭幹今倒其文曰篠箭竹似未妥

篠蕩既  
敷下註

按鄭端簡曉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入海于  
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  
下有所洩王恭簡樵曰旣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

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

江漢朝宗于海下註

九江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按楚無巴陵  
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邱闔城晉遂於此置巴  
陵縣 又按蔡傳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乃禹貢揚  
州之境漢尋陽縣不隸九江隸廬江郡惟境相接耳莫  
確于杜氏通典江州潯陽郡下云禹貢荆揚二州之境  
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  
郡之東南九江在郡之西北則彭蠡以東爲揚州九江  
以西爲荊州他若洛州河南府河北諸縣爲冀州餘則  
豫州陝州陝郡河北諸縣爲冀州餘則豫州襄州襄陽



郡南漳一縣爲荊州餘六縣並豫隨州漢東郡東南三十餘里有光化郡爲荊州餘並豫州冀州信都郡理信都縣東入兗州之域西入冀州貝州清河郡理清河縣乃在泲水之東入兗州在泲水之西諸縣入冀州兗州魯郡之任城龔邱縣爲兗州餘九縣並徐州其分畫之精如此然猶混洛出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於梁州當改入豫混東平郡鉅野縣有大野澤於兗州又全混郟州東平郡於兗州當改入徐混魯郡茌蕪縣汶水所出於徐州當改入青誤認嶧陽在郟縣當如班志入下邳縣宋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

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余謂談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 嘗按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峯者爲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于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爲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荊州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計其遺踪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

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於岷嶽流九派乎尋陽註山經曰江自尋陽而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陸德明引緣江圖曰九江叅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于江口徐堅曰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皆厯厯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各爲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爲衆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旣道曰播爲九可知九江孔殷繼于江漢朝宗于海之下者蓋上句大槩說下句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于海非

得此疏爲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費疏鑿者雖小必  
記之例也豈必爲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爲明證  
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  
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  
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  
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亘千年而不變者  
于茲益信則兩九江爲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  
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卽今之洞庭引水經  
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  
陵敷淺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

江導江之九江作註於九江孔殷無涉然則兩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貢一書有南條之荆山有北條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荊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有兗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以上山水畢竟各見于一州未聞一州之內水重見也者曰以山證之豫州之內有導山之熊耳在盧氏縣有導水之熊耳孔傳以爲宜陽縣況九江一爲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爲九水所會聚以澤浸名同見荊州內何不可之有爲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勢之中爲九水會聚者第曰禹經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書法固自別也但故道唐

猶存而宋眇然以致諸公起而辨之揚州浸曰五湖張  
守節正義曰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余亟賞其通人之  
言秦與荆戰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則是九  
江既豬九而爲五又會五而爲一水道之變如此宋儒  
乃以己所未見而遽疑禹貢乎且蔡氏以今尋陽之地  
將無所容九江不知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今黃州府  
蘄州東潯水城是東晉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  
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嶠所移也譬諸河  
源本在西南而張騫乃求之西北真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至楚地記吾不知其何代何人書乃舍山經洞庭在

九江之間不引而引此朱子親定九江源委不引而引  
及澧水澧水却在九江數之外者

九江孔  
農下註

蔡傳正訛卷二終